

康和厚 著

血战河西

伍修權題

伍修權印



下

兰州大学出版社

康和厚 著

血战河西

伍修權題

伍修權印

伍修權印

下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战河西/康和厚著.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8.6

ISBN 978-7-311-00767-6

I.血... II.康... III.红四方面军—史料 IV.E2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5803 号

策划编辑 施援平
责任编辑 虞冰 施援平
封面设计 张友乾

书 名	血战河西(下册)
作 者	康和厚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onbook.com.cn
印 刷	兰州残联福利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总 印 张	27.5
总 字 数	68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3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3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0767-6
定 价	60.00 元 (上、下册)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1990年9月25日康和厚同志到徐帅家中灵堂吊唁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秦基伟上将
接见康和厚同志时的合影（1992年12月12日）

目 录

第一章	· 疯狂的残害,滔天的罪行	(1)
第二章	磐石之固,激浊扬清	(8)
第三章	在寺庙中掩护脱险	(13)
第四章	岁月的坎坷	(19)
第五章	熊国炳逃出虎口后的生涯	(25)
第六章	人民群众对失散红军的掩护 和营救	(33)
第七章	虎口余生	(42)
第八章	难忘的岁月	(50)
第九章	她终于恢复了党籍	(56)
第十章	艰难的历程	(63)
第十一章	离而不休,把余热献给党	(71)
第十二章	郑义斋的一生	(78)

第十三章	为革命战斗到最后一息	(86)
第十四章	万里长征	(94)
第十五章	甘州中心县委的活动始末	(101)
第十六章	在祁连山的一对小姊妹	(106)
第十七章	不屈的两姊妹	(112)
第十八章	陈海松与吴永康的牺牲	(119)
第十九章	董振堂、杨克明殉难记	(127)
第二十章	曾日三的牺牲	(134)
第二十一章	用牺牲换来的教训	(137)
第二十二章	鲜血洒走廊,雄风垂千秋	(144)
第二十三章	走廊前后祭英灵,佛殿厨中吃 斋粮	(150)
第二十四章	在转移时伤亡的同志	(156)
第二十五章	在牺牲中求得生存	(163)
第二十六章	人间罕见的暴行	(169)
第二十七章	九死一生	(175)
第二十八章	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	(183)
第二十九章	一次残酷的大屠杀	(191)
第三十章	英雄成为擎天柱,死中遇到 救命人	(199)

第三十一章	川陕时期的妇女独立团	(207)
第三十二章	恶有恶报	(216)
第三十三章	失败后的灾难	(219)
第三十四章	刘克先终于找到了党	(227)
第三十五章	度过困难就是光明	(235)
第三十六章	我们的好政委陈海松	(241)
第三十七章	血债要用血来还	(249)
第三十八章	周纯麟重游旧地话当年	(254)
第三十九章	张琴秋被俘后获救的经过	(264)
第四十章	两位女红军英勇斗争的事迹	(272)
第四十一章	长征路上的董振堂军长	(279)
第四十二章	川陕时期的李先念政委	(286)
第四十三章	血战河西的李先念政委	(294)
第四十四章	王树声与杜义德终于回到了延安	(302)
第四十五章	王树声为党做出的卓越贡献	(309)
第四十六章	全军爱戴的王树声	(317)
第四十七章	在灾难中重见光明的人	(325)

第四十八章	两个遭遇相同的难友	(333)
第四十九章	周恩来对西路军的营救	(342)
第五十章	林海雪原中的王怀文	(349)
第五十一章	红军道士王怀文	(355)
第五十二章	立了大功后的灾难	(363)
第五十三章	李卓然为党为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	(371)
第五十四章	程世才光辉战斗的一生	(378)
第五十五章	徐向前元帅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	(387)
第五十六章	李先念沉痛悼念徐向前元帅	(394)
第五十七章	一代名帅光照千秋	(401)
第五十八章	尊重史实,实事求是	(410)

第一章 疯狂的残害，滔天的罪行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它记载着党 80 多年来的伟大革命实践和历史教训，是引导中国人民不断走向胜利的航标。

历史从来就不是直线向前发展的，西路军在河西所经历的各种艰难险阻，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在战略上起到了有力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作用，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回顾历史，既容易，又很难。说容易，是因为历史上的事是亲身经历过的。”徐帅说，“自己亲身经历过，写出来就行。说难，则是因为你经历的东西，不见得就是全面掌握和深刻理解了，不仅还需要大量的历史资料的印证、补充，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分析，去概括，得出合乎历史的本质内容的结论来。”

在旧中国漫长的岁月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勾结，实行极端黑暗的统治，广大劳动人民啼饥号寒，日夜挣扎在死亡线上。而占人口半数的妇女，更是在社会的底层遭受着最野蛮的凌辱、折磨

和奴役。伟大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从而爆发了“五四”运动，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党领导下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给妇女的解放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许多觉悟了的妇女，从此懂得了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和革命武装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才能获得自己的解放。她们毅然冲破封建牢笼，挣断礼教的枷锁，走向社会，投入斗争。敌人的一切凶恶手段，都阻挡不住她们前进的步伐。特别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一片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中，她们无所畏惧，英勇战斗在农村、城市、根据地、游击区……用生命和鲜血为革命谱写了壮丽的篇章。这样的妇女英烈在西路军里真是成百上千。

西路军女子独立团的指战员在河西被敌人俘虏之后，有的被敌人残杀；有的被敌人活埋；有的被敌人用法西斯手段进行强奸后，用刀剃成4截，扔在戈壁滩上；有的在狱中分娩后，便被敌人枪杀；有的带着身孕走向刑场。她们当时大都是二十几岁、十几岁的青少年。她们的家庭出身不同、生活经历不同，但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信念：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人类的解放。因而，她们无论在战场、在监狱、在刑场，都是那样奋不顾身、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她们是中国妇女的精英，是人类的骄傲！

由于当时处于战争年代，而在那样一个残酷的环境下，有关她们的事迹，原来大都没有什么文字记载。为此，笔者进行了各方面的调查、访问，许多材料是来自熟悉她们的老人和当地的群众，以及她们战友的回忆。

永昌解放后，西路军政治部的剧团随总部先期到达永昌县城。一到永昌，他们就立即投入到宣传发动群众，配合地方工作的部队，动员人民群众支援红军的工作。每天，演员们分赴县城的东街会馆、戏台或分散在街道演出节目，向群众宣传红军的性质和任务，传播革命思想和道理，扩大红军的影响，努力让更多的人民群众接触红军、相信红军。数日的轮番宣传和发动，使原受国民党反

动派及马家军欺骗,惧怕红军,外出躲避的大部分群众返回了家乡,逐渐消除了老百姓中普遍存在的对红军的恐惧心理,不少当地群众积极投入到支前工作的行列中。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西路军的剧团与妇女独立团,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工作队。白天,他们做宣传工作,晚上还要担任警戒任务。12月4日晚,总部剧团在城防执行警戒任务时,总指挥徐向前同志曾亲临阵地检查岗哨,了解防务情况。

就在这天晚上,剧团接到总部命令,到永昌二十里铺的九军军部驻地慰问演出。12月5日清晨,全团人员和九军派来的几名保卫人员一行,从县城出发。12月的河西走廊已是滴水成冰,剧团的同志们冒着严寒徒步前往九军驻地。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由于敌情变化,军部已经转移。剧团正在踌躇之时,忽然发现数里外的大道上,尘土飞扬。剧团负责人敏锐地觉察到是敌人的骑兵赶来了,于是立即命令撤退隐蔽。但那里开阔平坦、村庄零落,没有适当的地形地物可以隐蔽。大家朝西跑了不到一华里路程,看见一个大屯子,就闯了进去。进去以后才发现,围子内的老百姓早已外出躲避了。剧团很快地关闭了堡子的大门,一部分人用杂物堵塞门洞,一部分人立即爬上房顶,占领堡子门墩,控制了碉堡的制高点 and 围墙。大家在围墙四周垒起了射击垛口,监视着敌人的动静。正在这时,敌一百师马步銮骑兵团(即黑马队)步骑并进,向剧团据守的堡子拥来。敌人错把剧团当作是九军了,把他们四面围得水泄不通。

剧团人少,装备也差,弹药无几,再加上都是女同志,战斗力弱。除团长、政委、指导员、排长等年龄略大一点外,其余大多数是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只有剧团的负责人每人有一支手枪,保卫人员和个别战士配有七八支步枪,而且子弹又不多。其他人每人只携带了两三枚手榴弹。敌人不停地用枪炮朝围墙垛口射击。剧团的同志个个情绪激昂,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一会

儿，两架敌机飞来，盘旋了几圈又朝西飞走了。就这样，他们与敌人相持到9点钟。剧团负责人意识到，形势十分紧迫，无论如何应想办法向徐总报告情况，请求派部队增援解围。剧团负责同志经观察地形，发现南面的围墙高，敌人在南面的包围有一定的空隙，便设法吊下去一个人突围。当时找不到绳索，有一位同志出了个主意，解下大家的绑腿带连接起来，七手八脚很快拧成一根绳子，从10米多高的砖墙上吊下去了一个男同志。这个土围子有内外两道围墙，他爬过外围墙，穿过围子南边的一块树林，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凶恶的敌人把剧团一直包围到黄昏，但没有攻下这个围子。

这时敌人又发起了攻势，用密集的火力朝土围子射击。七八个敌人爬上了围子东面的一棵十五六米高的大杨树，居高临下，向围子内进行猛烈射击。正在屋顶上指挥战斗的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廖赤健中弹壮烈牺牲。战士们以满腔仇恨，奋起反击，把树上的敌人统统打了下去，敌人再也不敢上树了。就这样，他们又相持了两个小时。当时在房顶上的同志大部分牺牲了，只剩下杨万才一个人像个土人似的，在房上蹿来蹿去。由于河西的气候与风沙变化无常，他的脸肿得像个发紫的大南瓜。烟雾中，只有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珠转来转去，放射出愤怒的光亮。这时，突然有个小演员唱起《劝白兵歌》来了：

“拉起小提琴，唱给白兵听，日本占了东三省，父母妻子遭蹂躏，我们北上去抗日，要为父母报仇恨。

“汉奸蒋中正，投降了日本，他把中国出卖尽，你们愤恨不愤恨？快把枪头掉过去，还是对准小日本。

“白兵兄弟们，快快来觉醒。自己不要打自己，我们都是中国人，联合一致向前进，反蒋、打日本……”

敌人的火力更加凶猛。在这天下午的紧张战斗中，剧团政委易云均、副团长汪贤臣、团长周武功、导演任弼煌等10多名干部战

士也相继英勇牺牲了，还有不少战友负了伤。

剧团主要负责同志的牺牲，给战士们带来了极大的悲痛。“为牺牲的同志报仇！”悲愤激励着每一个战友，大家怀着满腔的愤怒，用手榴弹、石块、砖头狠狠地朝敌人投去。就这样，在风沙弥漫的戈壁滩上，敌人始终没有攀上围子。整整一天时间里，干部战士滴水没进口、粒米未粘牙，饥饿、严寒威胁着每一个红军战士。但大家咬紧牙关，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活着的人都滚打成了一个土人儿，只有两只眼睛在转动，其他什么也看不清楚。这次遭遇战，剧团牺牲了十几个同志，也打死打伤敌人数十人。临近傍晚，三十军八十八师郑维山政委派来的人要剧团设法突围撤退。但剩下的都是女娃子，干部和年龄大一点的战士都牺牲了，弹药消耗殆尽，无法突围。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同志们准备坚持到天黑，再想办法。她们把枪支、武器砸碎，分散埋了，只留下长矛、马刀、木棍，又搜集了部分砖瓦石头运往围子墙顶，以便和敌人拼杀。不料，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凶恶的敌人用汽油、柴火烧毁了堡子的大门，敌军蜂拥而入，剧团剩下的五六十个人全部被俘。自此，红西路军总政治部前进剧团全团覆没。

敌人包围、猛打了一天，见都是女兵，而不是红九军军部机关，才知道上了当。这次战斗，虽然剧团遭受了到重大损失，但起到了牵制敌人，掩护九军军部迅速脱离敌人，安全转移的作用。

剧团全体同志被俘后，敌人恼羞成怒，叫嚷要砍杀她们、枪毙她们。所有被俘的女同志齐声说：“你们要杀就杀吧！当红军、干革命就不怕杀头！”到了半夜，敌人把剧团的被俘人员押解到马元海设在东十里铺一座庙里的指挥部的后院里管押起来。在关押期间，红军总部设法营救剧团被俘人员，给马元海写了一封信，要求释放剧团的全体人员，但敌人坚决不干。这时，敌人内部有人提出：我军在一条山战斗中俘虏了马元海的一个工兵营，可作为条件进行交换。但马元海本人不干。剧团的同志被关押了三四天后，

又被押到凉州新城关押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关押的那些天里，敌人让她们这些“共产丫头”挖树坑、罚苦役，她们备受欺凌。不久，敌人又将她们中的一部分押往青海西宁，分送给马步芳，强迫她们组成了“跳舞队”。过了两个来月，马步芳又把“跳舞队”的部分人送给了在甘肃张掖的屠杀红军的刽子手——敌旅长韩起功。

敌骑五师军法处执法队的刽子手李贵以杀人为乐，杀人成瘾。在长期的杀人生涯中，李贵练就了一套纯熟的刀功，一刀砍下去，人头耷拉在胸前，即所谓的“胸前挂印”。这帮坏家伙对抓来的失散女红军和剧团的女同志，争先恐后地砍杀。经李贵之手被杀害在武威城东西桥滩等处的失散男女红军就达 50 多人。杀人时，李贵拿上软馒头蘸着血吃，有时把红军的心肝取出来和同伙炒菜下酒。马步青的同父异母兄弟马步瀛，人称“马三坏”，将我军被俘人员杀死后取出苦胆，泡上金银，做成眼药水治眼疾。匪军副官马平安将抓到的失散红军捆在树上，开膛破肚，逐一取出心、肝、肺、胆让人看，借以取乐。妇女独立团的许多女战士在祁连山中被马禄的搜山部队俘虏，一部分送到西宁，一部分送到武威。送到武威的女红军和先期送来的前进剧团女红军共 130 多人，被关押在马匪特务团。

女红军被俘后，马匪的营、连级头目，都私藏了一些。马步青派传令兵到各家搜查，除特别准许马禄留一名作妻室以示奖励外，一律收回集中，编为妇女团，关押在武威旧城的大衙门内。女红军由骑五师特务团长马阁麟总负责，由外号叫“黑鼻”的二营营长马维福具体管理，并指定由西路军妇女团团长王泉媛负责日常的物品领发等事。后来马步青挑选了能歌善舞的女红军 19 人组成歌舞队，移住到新城骑五师师部副官处，专供马步青玩乐消遣。关押在特务团的女红军，同样受到了特务团官兵的欺侮。1937 年 6 月，马步青为了表示对被俘女红军的所谓“优待”，对她们进行所谓的“感化”，把 100 多名女红军押到海藏寺湖中洗澡。伪凉州警察

局局长的老婆把她的狗也赶入湖中,对女红军进行侮辱。回来后,女红军一个个怒不可忍,拔掉马匪种的花草,打碎花盆,怒斥敌人的无耻行径。第二日,马阁麟命令匪兵将女红军李文英吊起来毒打,进行威胁。两三个月之后,马步青又把这 100 多名女红军关押到新城内东北角的一个营房内,由马匪辎重营管理。

西路军失败后,马步青把俘去的 200 多名小战士与在武威抓来的孤儿 200 多人合编为童子军大队。童子军大队被关押在武威旧城骑五师军法处,由马步青亲自兼总队长,特务团长马阁麟兼教育长,马天麟(马阁麟之弟)任教育主任,下设 4 组分队进行强迫训练。先教文化,主要学习小学课程,同时还要劳动,后进行军事训练。马步青企图把他们训练成军事人才,将来充任他部队的班排骨干。

1938 年,骑五师改为骑五军,马步青将童子军大队调到新城伪军部编成了“工兵营”。红军小战士多在 10 至 15 岁之间,他们终年行动不自由,背石头、砌墙、修路。他们的伤病得不到医治,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有的饿极了就跑到城墙上吃松土。在训练中稍有懈怠,就遭到毒打,甚至被整天整天罚站在厕所粪便里。在武威的两年时间里,红军小战士冻饿病羸而死的达 80 多人。

1939 年初,八路军驻兰办事处要求释放小红军的消息传入“工兵营”后,红军小战士们顽强斗争,集体造反。除给马匪的头目当勤务兵和被选到伪河西医院当看护的二十几人外,这批小红军被集体送到了兰州。临行前,马步青将伤病的 38 人活埋了。到兰州后,经“八办”谈判,用抓阄的办法各半分开,一半回到延安,一半编入国民党第八防区部队的特务营。

在武威,总共关押过 5200 多名被俘红军,他们受尽了马匪的欺凌折磨,但都表现了坚贞不渝的革命意志。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辗转回到了陕北,回到了党的怀抱;也有为数不少的一部分失散红军,被地方反动势力追杀残害。

第二章 磐石之固，激浊扬清

妇女团在河西战场上，除担负警戒作战任务外，还担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她们在浩瀚的戈壁沙漠中，沿途动员、组织地方老百姓配合部队后方医院运送伤病人员；她们每到一地，配合民政部门向地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讲清打通前苏联、雄峙西北的目的和意义，还在群众中购置部队所需的物资；同时，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她们就调查摸清当地各阶层的经济、政治状况和一些富豪人家的情况，以便向他们征收物资，筹集部队给养；另外，她们还散发部分物资来救济贫困的老百姓，让他们了解红军是真正救国救民的军队，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组织老百姓支援红军，开辟革命根据地，消除敌人的反动宣传在老百姓中造成的影响，动员外出群众返家。

总部到永昌后，妇女团也随总部在县城驻守了一个多月。妇女团的政委是吴富莲，她 1937 年被敌人俘虏后患肺病死于武威。团长王泉媛于 1937 年 3 月中旬在临泽县梨园口、肃南康隆寺与马家军作战失利，后转战于祁连山深处，不幸被俘，后被解往武威关押，于同年 11 月连同其他被俘的数百名女战士，被马步青下令强行嫁给他的下级部属为妻妾。王被迫嫁给了敌工兵团长马进昌为妾，后随敌团到了永昌。1939 年 3 月，马进昌移防永登后，她趁马